

Wh | 诗路花语

## 忆(二首)

■ 叶美

## 周年

雾气消散的一天  
冬天就在体内消失  
有人已不再年青，但也没更老  
窗外的楼群每天固定着自己的形状，

一些脚步进进出出  
一些树木站立着，和人一样  
有风时摇动，无风时发呆  
这些风景并非什么也不表达  
并非只是一种灰色和冷漠的存在

海口没有索菲亚，没有栖息尖尖的鸽群  
并非聊胜于无  
南北之差并非是来自气候

一定在某个夜晚  
一个辽远的她就会来  
夜晚的双人床像停电一样通体明亮

日子在身上重新发芽  
它会叫人别管童年  
宽恕过去青春的无知和罪  
向前，宽恕降生  
再向前，去赞扬万物里的永生。

## 突然

那时我爱的丁香，  
全部生长在小学校园  
钟声每四十五分钟响起一次  
射入蓝天。  
当我爱上它们  
丢失的爷爷，突然  
从朝鲜战场返回，  
使春天像一只斧头  
大开的窗户涌进太阳燃烧后耀  
眼的热浪  
齐膝的杂草拴住脚踝。  
那时我爱的是丁香葬礼般的迷  
雾  
当我爱上它们  
天空绕着床头。

## 情歌(二首)

■ 赵伯涛

## 滑落

滑落是一个词的裂痕，带着新颖的声响  
仿佛久远的一次干渴  
滴下一场雨。是一回千年前的告别  
刚刚抵达  
黑夜捕住了一枚金币  
已经走远了，亲爱的  
从我们之间滑落的人，不是你  
不是我  
更不是这沉默的自己

## 火烈鸟

天空太蓝，这枚安静的容器  
等待着干净的声音  
像牧羊的孩子踮起脚  
扯下第一朵白云  
伐木人喂养着斧头  
像树，用疼痛遮住自己心头的巢窝  
树叶的花纹里，风倾斜了  
只有世界沉默时，我才能找到你  
我是你的靠孩子  
我是你的一架乐器  
你拨动我的疼痛，一群火烈鸟  
被晚霞惊飞  
我的心敲击胸腔的鼓，灵魂  
在血液中红了

## 夏季午后的故乡

■ 符海沧

故乡静卧在宝岛西北濒海的那片土地  
午后阳光一脸慵懒地躺在  
由榕树校树苦涩树木麻黄撑起的  
无边无际的翠绿  
余下的还慷慨地洒落在甘蔗林和  
稻穗里  
旷野田埂  
几头黄牛饱尝大地馈赠绿色偶尔  
哞噪张望  
溪间河旁  
几群鸭鹅戏水清波翻滚自若  
村前树下  
三五人群谈南说北终究不离农事  
家事

蜿蜒的山路  
如灰白的飘带  
连接着村落与村落  
连接着村落与城市  
静静的这边  
蓄含着质朴怡然安分  
喧闹的那边  
裸露着华丽躁动轻狂

## 文昌的况味

## ■ 孔见

对我来说，海南岛即是宇宙的中心，所有的星星都向这里照耀，所有的道路都从这里出发。所谓远近的概念，也是以这座岛屿来丈量的。纽约、东京、柏林这样的都市，在我看来说，都已经是天涯海角了。如果那边有人请我去，还得考虑再三。要不是特别值得尊重的人，要没有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我是不会去那些地方凑人家热闹的。人家过人家的生活，咱们数咱们的日子，何必像田鼠一样探头探脑东张西望？兴致勃勃的好奇心，使我们不能全然投入自己的怀抱，不知不觉成了别人家光景的看客，成了一双失神的白眼。

话又说回来，有些地方不请我自己也会去的，比如文昌。倒也不是因为夹着血丝的文昌鸡——坦白说，我是不吃鸡肉的——而是那里有我喜欢的乡村与人。高高的椰子树，蓬勃的

乔木丛中，一进一进的老房子，一座一座的旧院落，金子般撒落满地的杨桃，树梢上咯咯直叫的比凤凰还漂亮的母鸡，还有空气中温润而潮润的气息，仿佛都在守候着逝去的时光，期待着主人悄然归来。人生活在自然的怀抱里、祖先的庇佑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颐养天年，寿终正寝，入土为安。年轻时，我曾经设想娶个贤惠的文昌姑娘作媳妇，但最终娶到的却是离文昌一步之遥的琼山姑娘。

假使时间倒流八百年，文昌就是我的家乡了。八门湾边上的沙土里，埋葬着我无上光荣的先祖，红树的掩映下，石碑上勒刻的文字清晰可见，而我青青的血管里，仍流淌着他们高贵的血脉。按《菜根谭》的说法，做祖宗的人，“身后的惠泽要流得久，使人有不匮之恩”，做子孙则可以沐浴恩泽，只要“面前的田地放得宽”即可以。节日的祭祀中，特别是清明节淅淅沥沥

的细雨里，我特别能够享受作为一个孝子贤孙的感觉，接受一代代先人的荫庇，就像在一棵棵大树下乘凉。生命需要背景，需要背景音乐，需要承上启下、继往开来，需要水乳交融，倘若从自然与族群中剥落出来，它会变得单薄、荒凉与孤寂。

自由，是现代人的核心价值，但归宿关乎生存的根本。不指向归宿的自由，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在西北的沙漠里，你最能够体会到那种自由的含义：你可以自由地行走，直到将自己迷失；你可以纵情地歌唱，但得不到任何应和；你可以无忌地发表意见，但找不到一个听众。苍茫天地之间，人的身世需要收容。倘若生活没有了背景，没有了荫庇，没有了“在……之中”的归宿，人就成了一浪子，一个弃儿，很难排解内心的凄凉。海南岛最有魅惑的地方，正在于始终维护着良好的人天关系，为生命提供了依归与荫

庇。郁郁葱葱的植物，在大地上胡涂乱抹，描绘出一幅幅写意风景，把人也画入其中，他的存在像一盏酒杯，被诗情画意所斟满。

文昌的乡村，便是这样的所在。当然，我之所以愿意去文昌，还因为那里有一群趣味相投的友人。在生计之外，温饱之余，他们用文字的积木去建构心灵的房屋，从中体味造物的恩情，把玩人生的况味。琼东北平坦的土地上，一汪汪明净的阳光，一个个隐藏在林木里的村庄，一进进幽静的老房子，一代代人生命的故事遗落其中。他们把它们捡拾起来，用温暖的情愫将其打磨，以文字的方阵加以重构，互相感染与激赏，不在乎出名不出名、渔利不渔利，如姜太公钓鱼一般，使这个地方的人文底蕴愈来愈深厚，使下一代子嗣性情得到更多的滋养与润泽。

他们做得不亦乐乎。

Wh | 流年剪影

## 大榕树

■ 吉进宁

东方市位于海南岛的西部，地势偏平，日头毒辣，大榕树成了很多村庄和城镇的公共客厅。

我的家在一棵大榕树旁，那棵榕树遮蔽数十平方米，是村民劳作之余的好去处。榕树的主人是我堂哥。他从小失明，但智商很高，听力很强，只要听到人的声音，他就能叫出你的名字。小时候经常听他在大榕树下讲《三国演义》和薛仁贵的故事。他弹得一手好吉他，每天都会弹一首《东方红》《我的祖国》《映山红》《二月映山红》等曲子。所有的小孩子围成一圈，听他的弹奏。村民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坐着，有说有笑地跟着学唱那几首歌。在单调艰辛的劳动后，这曲调多少也给村民带来欢笑和希望。由于堂哥常在这榕树下休闲弹奏，不爱出门，三十多岁也没有老婆。于是有人开始怀疑榕树的合理性，以为榕树太好了，让他不想女人了，大家在讨论要把这棵榕树砍掉时，有一个过路人来到榕树下休息，听这故事后，说玉雄村有一个寡妇比较适合他，村民十分高兴，立即让堂哥跟着那人去玉雄村，结果堂哥喜结良缘。那年夏天，在他家的那棵榕树下办了婚宴，全村人喜洋洋地过了几天。现在堂哥子孙满堂，守候着那棵榕树享清福。

小时候，我经常在那棵大榕树下玩耍，累了就在树下休息，真切感受到“大树底下好乘凉”。父母经常三更半夜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回家，有时父母忙，我就在榕树下过夜。上了中学，我经常在那棵榕树下给社员记工分，年满十四岁参加劳动只有0.5分，社员出工半天为5分，加工分要同队长，有时为了加1分经常吵架。逢年过节，生产队按照工分比例分红，所以记工分时相当认真。本来生产队有个会计，但一个人记录忙不过来，我是偶尔代劳的。记工分时社员相互配合记录，很少出错。这棵榕树见证了乡亲们几十年来的生产劳动，我也在榕树下慢慢长大，外出读书学习。

几经风雨、几经周折，我当过工人、中学教师。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我被招录到新街镇法庭当书记员。19年前，我和书记员来到一棵大榕树下，支起国徽图案，就地开庭审理一起赡养纠纷案。原告是双眼失明的夫妇，他们在困难重重中将四个儿女养育成人，几兄弟相继成家，女儿远嫁他乡。由于土地被征用，儿子们都想要父母的那份征地款。夫妇俩不同意，想用来养老，加上生活不能自理，几兄弟便互相推卸责任，老人的生活没有着落。村民一直同情老人，开庭时，全村人都来旁听，我向他们讲解子女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以孝道做事为理念，根据本案的实际，进行了庭审调查和庭审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原告由大儿子抚养，次子、三子每月给付人民币30元作为原告的生活费。案件成功调解处理，几百个村民掌声雷动。大热天，也多亏那棵大榕树，为我们和村民提供天然遮阳棚。

法院的同事对榕树情有独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办公大楼后面有一块空间，一天几位同事下乡办案回来，顺便带回两棵榕树种在空地上，近三十年，我们和榕树一起成长，榕树成为参天大树，小鸟天天在榕树上欢蹦乱跳，我们也变得成熟了，这是自然规律。东方法院的法官们都有个习惯，工作之余，常爱在榕树下聊天休息。不管天气多热，榕树都为我们撑起一片绿荫。榕树也见证了一代代法官们为民遮荫的执法追求。

## 游子(外一首)

■ 张中军

老屋温暖的目光，摩挲着手心  
醉醒何处，忘却的苦难  
打点着风的方向，棉花垛和麦秸垛  
堆积，顺河刮来的乡愁一声咳嗽归于耳鸣轰响的宁静  
高速公路拖拽着太阳奔跑，闯荡江湖，踉踉跄跄快乐，欢畅，享受，夜以继日思念搓成一根细细的线，穿过岁月的针眼  
梨花正白的果实，诱惑着伸向那些枝条  
故乡的风，摇晃着月亮一如既往，散发土腥气息的小路  
宁静地站着，往昔的小树林墙头粘压的瓦片，拷贝着土语方言



石梅湾(摄影作品) 骆家 摄

Wh | 书斋小语

风摧浪打自从容  
——读符兴全《红树》有感

■ 苗建中

红树是海南常见的树种，它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一根枝条落在海滩上也能扎根，迅速长成一片片的红树林，根茎交叉，枝叶相连，抵御着海岸线不被台风和海浪侵蚀。因此，海南人亲切地称它为“海岸卫士”。从古至今，颂咏红树的文章不少，我以前也读过一些。但以《红树》为题，洋洋洒洒写出一部30万字的长篇小说，我还是第一次见。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作者没有选择驾轻就熟的现实题材，而是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革命题材，将文昌放置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中加以审视，时空跨度大、风云突变多，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故事情节的设置，都是非常难以驾驭的。据说作者从构思到完成，历时八年有余，迎难而上，真是难能可贵。事实上，作者巧妙摒弃了传统主旋律小说“革命加爱情”的老套路，情节设置方面没有公式化，而是有意按照生活的逻辑自然铺展；人物塑造方面也避免了脸谱化的窠臼，正面人物不再苛求“高大全”，而是拥有常人的七情六欲和种种不足，反面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也偶有慈心善举和无奈之处。这样人性化的写法让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在种种“抗日神剧”造成极度审美疲劳之际，读到《红树》这样的小说，着实令我眼前一亮，倍感亲切。

符兴全是土生土长的文昌人，一直在文昌工作，从财政局到林业局，兢兢业业，勤勤勉勉。工作之余，他热爱文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青年”还算是一个时髦的标签，九十年代后逐渐褪色，如今又有回暖的趋势。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好像跟潮流没什么关系，“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数十年来痴心不改。他的业余时间，很大部分用来阅读和创作。数十年里，成果颇丰：1982年在《天涯》发表小说《秀兰》，在文坛崭露头角；1990年就在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水准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小说《乡葬》，同年10月在百花文艺出版社《散文》杂志发表散文《路口》，引起外界的关注；1996年将其发表的数十篇小说、散文结集为《路口》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此书1997年获得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五个一工程”奖）；2003年又出版随笔散文集《空白》；2009年长篇小说《大音希声》由辽宁出版社出版，受到广泛好评，并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

《红树》分别以抗日战争、土地革命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直至改革开放为背景，反映了波诡云谲的历史大潮中，海南文昌会龙村的村民海莲、嘉英以及我党基层干部苏林、张伟等人不同的命运以及他们的爱恨情仇。

文昌人写文昌事，自然是情深意厚，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的情感温度。因此，经过作者提炼和升华的红树，早已不再单纯是植物学意义上的一种常绿乔木了，它还是养育鱼虾的护栏，抵御台风的天然屏障，更是掩护革命者的保护伞！它静静地守护着这里的人们，

Wh | 走读海南

## 游琼海

■ 王斌斌

家乡琼海于我心中，是一个自然祥和的朴素符号，承载着我的人生烙印，同时也是栖息在我灵魂中的一个精神高地。生于斯，长于斯，尽管如今离开家乡已有25载，但我依然记得家乡的那轮明月、旷野的阵阵蛙鸣、少儿的天真烂漫、父亲的反复叮咛，以及家乡母亲河的碧浪清波、可歌可泣的红色历史、沉醉游人的青山绿水、令人向往的美丽田园以及渐渐远逝的亚洲声音……

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作者没有选择驾轻就熟的现实题材，而是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革命题材，将文昌放置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大背景中加以审视，时空跨度大、风云突变多，无论是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故事情节的设置，都是非常难以驾驭的。据说作者从构思到完成，历时八年有余，迎难而上，真是难能可贵。事实上，作者巧妙摒弃了传统主旋律小说“革命加爱情”的老套路，情节设置方面没有公式化，而是有意按照生活的逻辑自然铺展；人物塑造方面也避免了脸谱化的窠臼，正面人物不再苛求“高大全”，而是拥有常人的七情六欲和种种不足，反面人物也并非一无是处，也偶有慈心善举和无奈之处。这样人性化的写法让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在种种“抗日神剧”造成极度审美疲劳之际，读到《红树》这样的小说，着实令我眼前一亮，倍感亲切。

不仅如此，《红树》还是一幅包罗万象的海南文昌风俗画。小说用了大量笔墨描写村民劳动、生活的情景，向读者展示海南文昌沿海风貌，介绍民俗风情。比如捕鱼、种田、饲养禽畜，煮文昌鸡、喝咖啡、吃薏粑、抱罗粉，用蟹酱炒芋头茎或番薯叶（地瓜叶）、大日子宴席必备“头盘菜”、粮食短缺时炒“椰子盐”、在南洋务工的亲友寄“批”（信件）回来、自发捐款捐物为家乡父老度过难关等，丰富事情不长句，读来妙趣横生。

当然，作为一部创新尝试之作，《红树》并非完美无缺。比如，书中部分词句、情节还有待推敲，个别人物的思想发展还缺乏足够的逻辑支撑，但总体上瑕不掩瑜。

我们每人租一辆自行车，骑行穿

过整洁的村落、弯曲流淌的小溪、安静的小拱桥、蜿蜒向前的栈道，未几与广大游客一样闻香而动、循香而去，直奔占地数百亩的龙寿洋花海。花海以颜色和品种装扮出3个主题的大地艺术：以黄色万寿菊为主的“梦想龙寿洋”，以蓝色蓝香芥为主的“新春花季”和以红粉色百日草为主的“岁月追

忆”，分设在一条河流两边，共栽种有百日草、格桑花、万寿菊、向日葵、油菜花、薰衣草、虞美人、蓝香芥、热带樱花等10多个品种的花草，姹紫嫣红，千姿百态，偌大田野就像花的海洋。对于久居城市的我们来说，这样的田园景致虽然“乱花渐欲迷人眼”，但却真真切切让人感觉到如此亲密贴近，回归自然。

不知不觉中已是下午5点，我们恋恋不舍告别龙寿赶上博鳌。

博鳌，是我青春的最初记忆，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就随领导到博鳌调研。

位置僻远、街道简陋、房屋低矮，咸腥味浓重，虽天生丽质却蓬头垢面，这是博鳌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而后几年，我再去博鳌采写一位村党支部书记事迹，留给我的依然是三江出海口小渔村的那片寂静与原始。再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博鳌一夜成名，神奇蜕变，声名大噪。

我们眼前的这片海，河海交汇，蔚为壮观，辽阔而湛蓝，热烈而平静。伴随椰风海韵，游人接踵而至，十里海滩，热闹中透着少有的宁静，那种远离喧嚣都市走向大自然的迫切以及寻觅闹中取静处就在眼前的怡然，使人与自然构成了美丽的画面。大海春潮澎湃，气势磅礴，仿佛唾手可得，又浩瀚无边，浅至深，蓝而绿，直至一望无垠的蔚蓝。

沐浴着落日余晖，我们来到博鳌最富特色的一道风景线——博鳌酒吧一条街，倾听海的“故事”。酒吧以海为主题，很有民俗个性和地域特点，从酒吧的整体建筑、装饰，再到家具和饰物都蕴含了极丰富的海的元素，椰树下、沙滩上，随处可见破旧的木船和珊瑚屋、旧船凳、小马灯，四边挂着渔具、渔网及贝壳，还有一个老人和咖啡、美酒、渔家菜。主人蒋翔是一位酷爱美术和文学的文化商人，机缘巧合，弃文经商，商海弄潮，摸爬滚打，从经理、老板到“海边店主”。他说，生在海边，长在海边，父母海边的爱情故事，自己儿时的大海情怀，使他在城市闯荡多年之后，突然义无反顾地奔向南海。面对辽阔、自然、美丽的大海和几近寂寥、荒芜、脏乱的海岸，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发动员工，自己动手，建设家园。

在酒吧里，伴随着阵阵海风，聆听大海涛声，人们在静谧中感受浪漫的博鳌气息，共度一段海边的美好时光，尤其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人们在灯光与烛影相映中寻找一种出尘的体悟。

## 近在远方

■ 陈祺

然后我长大了，美的丰润幻想便离我远去了，我的纤维变得粗糙了，我的耳朵变得极度灵敏，生活就像海水一样在我的岛屿四周升起，现在我已经在这海水之中搏斗挣扎了。

——菲茨杰拉德

就这么匆匆结束了兵荒马乱的高三，来到一个十八年来我从未想过的城市。我手中的笔，停止了对高中记叙文的写作，又迅速开始对大学生活中层出不穷的论文、工作策划写写划划。然而时隔许久，再一次毫无目的地打开一篇空白的文档，心下竟一片空白，哑然无语。

一月中旬，我穿着棉衣，脚踩棉鞋，将临走前东北最后一场大雪抛在了舷窗之外，一路往南，回家。

一路上，极度的疲惫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困意，同一班飞机里还有许多结伴回家的同学，似乎也没有人能够在六个多小时的航程中安睡。异乡为异客，近乡情更怯的心情，原来只有在真正远离后才能感悟。

结束假期，再次回到学校，不似开学时的小心翼翼。每日会去图书馆或者购买大量的书籍、散文、诗歌、推理小说，唯独不愿意看专业性过强的书。暗自偷乐这或许是大学生活的唯一甜头，可以不再顶着看闲书的骂名而对自己说，“但当涉猎，见往事耳”。

北国的春天来得这样晚，好在白昼已经越来越长。傍晚的夕阳分外辉煌，尽管道路两旁杨柳树仍是枯萎，但依稀有“长亭外，